

高識傳

和書門	一六八一九	二一六	五七
類	號	函	冊

內閣文庫	和書	一六八一九	二一六	五七
類	冊	號	函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6819
冊數	57 (3)
函號	210 32



目錄

經僧惡夢

梅溪王公

明道先生稱嘆僧揖遜

地獄畱

汪煥李雄

韋叡

聖水

呪

舜作蟒蛇

磬鳴

佛教

淨土院記

韓山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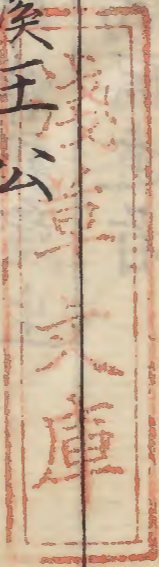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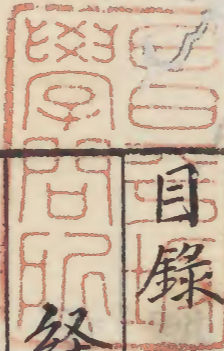
魚目為舍利

捉佛光事

白鐵余

輪迴驚覺悟疑案

死後裝佛金作厲



遊僧賣藥

舍利有光

湖宮寺

六民

持齋

乳牛脯為大珠

方正學辨好佛

孔孟以經常治世

天機

淫奔之婦

大蘓麟佛

后德

僧無人情

梅谷化妻

僧殺牛

王文捕許妖

用松脂塗棺

釋氏怖死愛生

釋氏自私自利

異端無達者

聞道不曾實有之

出家出世

一日是減一日

釋無所得

敬佛者必惑

知聖者不惑佛

佛以秉彛為世經

莫大於道莫妙於神

以管窺天

石佛放光

君子有忍之名

學佛姦黠

明道葵范淳夫

學佛者不行佛心

文明明鑒

腐草有光

石守道

解禪偈

狄仁傑遺言

修寺焚僧

天堂地獄

喪葬不得用僧道

儒佛俱悞人

僧殺人妻留女

誨淫之一端

子俞子天堂地獄

唐武宗

高郢

奸僧撚指

火葬

天竺僧

彭脊菴

壺陔淫僧

佛經

佛骨

火宅僧

禁用僧道

原焚

老子化胡說

佛之名

落魅

佛之俗

民俗火葬

聖燈

汰異

梁武

佛不取金石取於水

婆羅門

擯探兒法

義塚

釋老惑世蠢民

妖婦唐賽兒

曹端

明宣宗黜佛道

妖人李子龍

林俊毀淫祠

夏言煨佛像

金峰

目錄終

高識傳卷之二

經僧惡夢

播磨加古川 周之輯

白衣菴僧明王言昔五臺一僧夜恒夢至地獄見種種
變相有老僧宿教以精意誦經其夢彌甚遂漸至委
頓又一老宿曰是必汝未出家前曾造惡業出家後
漸明因果自知必墮地獄生恐怖心以恐怖心造成
諸相故誦經彌篤幻象彌增夫佛法廣大容人懺悔
一切惡業應念皆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汝不聞之
乎是僧聞言即對佛發願勇猛精進自宴然無夢矣

此書... 卷之二... 經僧惡夢... 播磨加古川... 周之輯... 高識傳... 卷之二... 經僧惡夢... 播磨加古川... 周之輯... 高識傳... 卷之二... 經僧惡夢... 播磨加古川... 周之輯...

梅溪王公

消夏錄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礼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為其大者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為此不作佛事語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

讀書鏡

明道先生稱嘆僧揖遜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僧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尹和靖在乎江累年凡百嚴整有

常遇飲酒聽無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手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如何恐亦只如此也夫儒者威儀掃地遂使明道先生亦贊嘆佛氏賴有箇莊嚴尹和靖先生始得向波羅門吐氣乃知吾曹不必以言勝佛要以躬行勝之耳

地獄畱

余讀書携李南湖園中每飯必施鳥食而童子遂于施食處張羅樹間以待之余笑謂門生云燧人氏教民火食而秦始皇遂以之烹儒焚書闢立本吳道子画地獄寢相畱于寺壁之上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做

其刑具以恣羅織鍛鍊之助自古好事嘗被惡人弄壞卽烏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矣善乎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

在夫之言

汪煥李雄

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淫於浮屠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歛人汪煥為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寫佛經散髮與僧踐捨身為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梁武之事後

主覽書赦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恐端坐遂東下以救之俾於溧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訖亡不霑褒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

瑯琊代醉

韋叡

六朝人才韋叡為冠温公曰其臨陳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耶是時武帝方銳意浮屠天下從風而靡而獨不與嗚呼叡亦豪傑之士哉

聖水

唐裴度傳敬宗時汴宋觀察使令狐禁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李德裕傳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往汲者日數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以一事兩紀皆出本傳

呪

宋陳仲微為莆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

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文揭其事以為寬且暮祝詛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

本傳

舜作蟒蛇

瑯琊代辭

呂夙遊舜洞見一古碑謂舜曾於此洞作蟒蛇身受諸苦惱不知其幾劫至隋仁壽中遇一尼摩頂受記遂得託生夙曰悠々蒼天彼何人斯妄為玷瀆如此之甚聖莫於堯舜暴莫大於桀紂安得桀紂寂然無聞至聖反為蟒蛇又尼者一髮跣婦人有何功行能摩頂受記使之託生耶由是著解紛篇千餘言

荆湖事浮

屠詆譏吾道何所不至

聽雨紀談

磬鳴

洛陽有僧房磬自鳴僧怪成疾曹紹夔來問疾僧以告我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為除之僧雖不信冀或得效具饌以待夔至以懷中錯鐺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鐘律合故彼擊以應僧大喜疾亦愈世常患黃鐘難定若得阮咸張文收萬寶常曹紹夔之屬亦何難定之有

佛教

齊竟陵王精信釋教而范子真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范答曰凡人

淨土院記

柳子厚記永州淨土院云中州之西有國曰身毒釋迦示現之地彼言西方有世界曰極樂其國無三惡八難衆寶以為飾其人無七纏九惱群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韓昌黎吊武侍御所画

佛文曰有為浮屠之法者云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
大樂能相為啻是佛而礼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二
公非佞於佛者但直述彼之言耳近觀洛陽迦藍記
謂後魏遣燉煌人宋雲與僧惠生取經西域至烏瑯
國其國東連天竺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五穀豐登
刑措不用且地饒異荅冬夏相接其國王問宋雲曰
彼國有聖人否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王曰若如卿
言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夫以中國衣冠礼義之人而
欲生於夷狄為夷狄之君者一聞周孔之道乃欲生
於中國使誠有輪迴之說則外國之鬼為智而中國

之鬼愚甚矣

聽雨紀談

韓山童

至正十一年黃河決參議賈魯欲建不世之功首勸脫
脫丞相開河以復大禹故道山東連荒復集夫數十
萬民恐已思亂矣而棗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
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因棗陽有男週歲暴長四尺皓
腹如世所塑布袋和尚者遂倡言彌勒下生天下當
亂又陰鑿一眼石人預埋當開河道鑄其背曰莫道
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掘者得之驚詫而偶
亂矣河南江淮之民翕然從之劉福通等共尊山童

為主然為官兵捕急山童被擒其妻楊氏與其子林
兒逃之武安福通等據朱臯十五年攻破羅山舞陽
葉縣又陷汝寧光息二州自碭山夾河迎林兒為帝
號小明王以杜遵道等為丞相詐稱徽宗九世孫國
號宋改元龍鳳偽詔畧曰蘊王璽於海東取精兵於
日本蓋以宋廣王死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之故又
陷汴并鹿邑太清宮材殿居之後朝廷募師誅討福
通奉偽主遁安豐然而亂階既成其黨毛貴田豐李
武崔德等四出攻掠天下擾々尋俱敗死獨林兒直
至二十七年方死蓋不為天兵討故也 七修類藁

魚目為舍利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僧謎語鼓扇愚俗自
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
辭婦人於其所坐之處拾得百粒人驗之皆枯魚之
目也將辭去山中要十數番蠶繶半日獲五百番其
惑人也如此 太平廣記

捉佛光事

高燕公鎮蜀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付
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童子具云僧輩
以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是幸露擒而罪之

白鐵余

白鐵余者延州嵒胡也左道惑衆先于溪山中埋銅佛像柏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詒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見有佛光於是卜日設齋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命于非所藏處斫不得則詭曰諸人不至誠布施佛不可見是日男女爭施捨百餘萬即于埋處斫之得其銅像鄉人以為聖人遠近相傳莫不欲見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即愈余遂左計數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紺紫紅緋黃綾為袋數十重盛佛像人來觀者去其一重一回布施獲千萬乃見其像如此矯偽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亂自稱光王署置官屬設長史為患數年命將軍程務挺討斬之

輪迴驚覺悟破疑案

己上太平廣記

萊陽武生馬某病絕一晝夜將殮忽呼曰跌死我矣舉家驚駭而某已復蘇衆問故云病中恍惚信步出門覺身體輕逸任意所之入一寺院闕無人聞窻內有呻吟聲遂側身入見少婦欹坐床際袒衣露腹一小沙彌自後抱其腰一僧在前往來摩挲佇視久忽腦後若有物物擊之者未及回顧身已撲地手足頓小化為嬰兒僧欲斃之婦曰我已失身幸慈悲無傷此

兒僧不聽遽擲之地不覺驀然驚醒豈頃者已入輪
迴乎時鄰村有婦歸寧無踪夫家與訟經月未結馬
心憶前事訴之邑宰之命役偕往跡之果有一廟入
廟得窖而婦在焉乃置僧於法

秋燈叢話

死後裝佛金作厲

江南村落有數十爨輒立小菴非徒奉佛遇公事亦可
會集某村建庵延僧居之未幾病卒後納僧輒死相
戒不敢居竟鞞為茂草矣久之僧肩行李從遠方
來求宿地村人曰某處有廢庵可駐師錫但多邪魅
耳僧曰何傷遂往為打坐於佛堂之東時月光朗徹

內外皎然夜將半忽寒風颯々見一人黝然而瘠徑
入庵門禮佛畢升座上以手摸佛頂作得意狀頃躍
下瞥見打坐僧託曰何來此一座鉄塔乃竦立不敢
動移時僧舒右足曰異哉鉄塔倒半座矣僧復舒左
足曰嘻鉄塔全倒矣急前扼其吭僧厲聲叱之即震
懼伏地僧詈曰擾害佛地乃爾耶行將獲譴矣對曰
我一生勤苦積白鏹三十錠藏佛帽中欲為我佛裝
塑金身事未成而病死後來住庵者多淫蕩不肖惡
其污穢道場且恐竊我金故殺之以抒忿非敢為崇
也僧曰佛門所戒貪嗔癡耳爾為此數金作厲鬼以

害人何不悟耶急轉輪迴吾為爾了此夙願並解脫
數僧寃魂可乎鬼泣拜而沒遲明召村人述所見取
佛帽中金作道場三晝夜自是貼然不復為厲

遊僧賣藥

河間有遊僧賣藥於市以一銅佛置案上而盤貯藥丸
佛作引手取物狀有買者先禱於佛而俸盤進之病
可治者則丸躍入佛手其難者則丸不躍舉國信之
後有人於所寓寺內見其閉戶研鐵屑乃悟其盤中
之丸必半有鐵屑半無鐵屑其佛手必磁石為之而
裝金於外驗之信然其術乃敗會有講學者陰作訟
牒為人所訐到官昂然不介意侃々而爭取所批性
理大全核對業迹皆相符乃叩額伏罪太守徐公諱
景曾通儒也聞之笑曰吾平生信佛不信僧信聖賢
不信道學今日觀之灼然不謬

姑妄聽之

舍利有光

宋寶塔定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廷傳言有光怪將復建
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草
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上從
之

昨非菴集

湖宮寺

宋虞愿為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宮寺費極侈又起莊嚴刹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百姓賣兒鬻婦之資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

六民

古人稱士農工商為四民今有六民真宗初即位玉帛俾上五事有云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今執戈之士不復事農是曰民之外又一民也自佛教入中國度人修寺不耕不蠶而具衣食是五民之外又一民也

楓窓小牘

持齋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元嘉八年正月達於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懇懃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尅若躬將何為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不天命後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亦衆矣寧在缺半

日之餐全一翁之命然後為弘齋邪帝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牽篇章至如法師所言開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愚謂觸此而悟凡人修持固自在有不在齋也

揮麈新談

乾牛脯為大珠

奸僧以乾牛脯為大珠凡若干粒坐徽州商人木筏素上旬日不飢商異之密放其筏中流又十餘日乃相率扣拜稱為現世佛僧云無用供養我某山某寺僧也欲蓋正殿從檀越求施木若干因出某疏令各占

甲乙告去約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商往不見僧問住持住持云無此人亦無乞施於外者商固疑之引遊至迦藍前見其像與此僧無少異試揣其懷有疏大驚倍前所占施之凡千金人競傳以為神喜捨山積徐察之乃知此寺衆密令塑工摸此僧形以誑人也

方正學辨好佛

方正學答鄭仲辨好佛書一段云近世從佛者甚多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為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于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乃福不可

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
特憫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為不守正而妄求者
之戒耳

揮麈新談

孔孟以經常治世

孔孟以經常治世不欲炫奇怪以駭時釋老以妙道度
人故每現神通以聳衆

婆羅館清言

天機

流水相忘遊魚遊魚相忘流水即此便天機大空不礙
浮雲浮雲不礙大空何處別有佛性

淫奔之婦

淫奔之婦矯而為尼熱中之夫激而入道

婦有園塵

大蘓闢佛

安溪先生云闢佛幾篇名文宜彙置一處范蔚崇西域
傳贊傳奕表韓子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宋景文李
燾傳贊朱子釋氏論合而觀之釋氏無所逃罪唐以
前文章之本儒學者推退之宋以後文章之通釋典
者推大蘓沿王漁洋詩云慶歷文章宰相才晚為孟
博亦堪哀淋漓大筆千秋在字々華嚴法界來予謂
長公不過籍為文境波瀾耳非溺于彼教者今人讀
子由行狀遂以公為禪學之宗按公議學校貢舉書

極斥士大夫主佛老之非又策云天子有七廟今人
飾佛老宮而為之祠固已過又使太臣兼官領之歲
費鉅萬以何為者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
記謂沿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
推墮混漾中不可捕捉此數句說盡禪學自欺之人
之弊公于釋理至熟而其言如此蓋與世不合姑以
消其不平聊資以為文莊子云因之以曷行所以窮
年也殆坡公之謂乎又賀押成節表云放億萬之羽
毛末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
活飢民觀此乃知公之放生戒殺不過節口腹之欲
以安素位之常非有感于彼教偶有引据皆籍彼言
以證吾說世人讀忠孝之大文而不信古人之為聖
賢讀猶恍之賸語輒斥君子之為異端以學者所當
戒也長公作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如萬斛
水銀隨地湧出蓋得華嚴經稱性而談無所不有無
所不盡法界事理開遮湧現無門庭無牆壁無差擇
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塵何自而窺其淺深議其工
拙乎蓋公之學深斥釋教之非而公之文又深得華
嚴之妙也

茶餘客話

后德

今上皇太子之正位東宮也設諭德置端本堂以處太子講讀忽一日帝師來啓太子母后曰向者太子學佛法頗覺開悟今廼使習孔子之教恐壞太子真性后曰我雖居於深宮不明道德嘗聞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捨此他求即為異端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讀書帝師赦服而退

輟畊錄

僧無人情

會同十一年

是晉開運四年

春正月朔晉文武百官遙辭

出帝於都城北素服紗帽遙降俯伏路側請罪帝命起改服撫諭之出帝太后迎於封丘門外帝辭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延勳以兵守之是時雨雪連旬外無供饋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僧辭以遠帝之意難測不敢獻食出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

契丹國志

梅谷化妻

鄱陽何梅谷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止之則不從弗止恐貽笑士論一日呼妻至再且三隨應隨呼弗輟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即我怒

觀音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

僧殺牛

中洲楚錄

浮屠大有無賴者竄其中向時襄陽石賊是已余嘗自鎮平赴南陽至麒麟岡見大冢數十皆若破炭者問從吏曰崗上有大塚今摧陷矣以石麒麟即故塚上物也予惋惜久之至十三里河見大塚益多又至三里河則一艸菴也菴外方塚石甃橋且治碑紀建橋功皆粗完予入菴中唯一小童云有僧且時入城矣予問以大石何從來曰在十二里河塚中所掘爾余徧行石間見石上有流血被滿問從吏此何為曰當是殺牛馬然予太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予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予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耶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僧言有千戶夜牽牛來殺之就石上剝取皮耳予怒使從吏送南陽府獄蓋護衛軍也皆坐如律焚塚夜殺牛此豈小事乃猶欲以建橋為功而公肆其惡一無問者何邪昔韓滉嘗曰賊非牛酒不嘯結滉於是禁屠以絕其謀予身在述職聊自嘆息而已

王文捕許妖

懸笥瑣掇

許道師尹山之小民也善房中術以白蓮教惑人欲鉤

致婦人為亂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為神佛遂鼓動
一境皆往從為其人居一室中人不得妄見以五月
五日取蜈蚣蛇蠍壁虎等五種毒聚置一甕中閉而
封之聽其相食最後得生者其毒特甚乃取而刺其
血和藥浸水貯之令婦人欲求法者必令先洗其目
云不雨不清淨不可以見佛洗後入室金光眩然妄
見諸鬼神相愚無知者於是深信之以為誠佛也道
師坐一大竹籃中令婦人脫衣抱持傳道婦人不肯
者則請令小兒摸其勢果若天閻者於是競不疑之
及親體則迫而淫為婦人或聽或不聽無不被污而
出不敢語人故其後至者不絕有沈三娘者與之淫
尤密每招村之婦女來傳法則並污之惑者既衆恒
所聚人亦幾百數時都指揮翁某新至欲以此立功
求陞百戶李慶贊之遂白都御史王文張皇其事文
時以賑濟在蘇亦有喜功心三人議遂合乃發衛兵
五百人往收之知府汪濟指揮使謝某坐中軍李慶
為前哨妖黨初但以淫人故為左道實未敢為叛也
至是懼死乃相率遁去居田野中其類惑之者執竹
鎗田犁之器衛之許道師坐一石上衛兵列陳而對
之其黨曰汝軍家勿動吾師少誦一咒則汝等來等

皆死衛兵感之果反走中一卒曰賊首坐在石上何
難擒也馳突前至道師所執其衣領擒之餘皆盡縛
無脫者蓋將三百人為皆檻車載送捷上尚書于謙
在兵部深知其飾功止特奏陞翁一級餘並不遷賊
首置極典連誅者三四十人沈三娘者亦在焉後李
慶進本自陳其功乞遷官于尚書立案不行慶爭曰
若如此則使他日有警人不肯用心也于曰吾杭州
人豈不知此事偽耶今一士執一人遂謂之討叛乎
遂羅許妖之罪自是滔天不容誅矣然其間田野愚
夫有一時無知相從者因三人有遷官之心遂使三
百人皆以大辟死誠何心耶後文誅翁亦縊死李慶
之二子皆為盜死獄中亦報施之不爽也已

用松脂塗棺

吳中故語

程子曰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為王導所致及
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溪山為虎狼
食不其酷哉曰溪山為虎狼食貴人為螻蟻食一也
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
壞者得相心為久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

脂塗棺

二程全書

釋氏怖死愛生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以較要之必不同便可
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以至窮得自家已化
而為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迺父出家便絕人
倫只為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
以所賤所輕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為君
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
人不能如是容人為之而已不為別做一等人若以
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為死生其情
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釋氏自私自利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一作乎高深然要
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
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纖末
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
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
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蓋
亦出於此

異端無達者

昔謂異教中疑有達者或是無歸且安於此再嘗考之
卒不達若達則於其前日所處不能一朝居也觀曾

子臨死易簣之意便知其不達朝聞朝夕死可矣豈
能安其所未安如毀其人形絕其倫類無君臣父子
之道若達則不安也只夷言左社尚可言隨其國俗
至若人道豈容有異

聞道不曾實有之

儒者其卒必多一作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
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
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
更不由徑只為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
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
也只為不致知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
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
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為安己必不肯就彼故儒者
而卒歸異教者只為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
不曾實有之

出家出世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其父
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
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
飢食戴天而履地

一日是減一日

釋氏言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之長既足却自住然後却漸之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減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的自長減的自減自不相干也

釋無所得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敬佛者必惑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為知曰只此兩句說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也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的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

白也如使太白為一人為之則鬼神亦勞矣

如行遇風雨之

類則凡在行也太抵人多記其偶中耳

知聖者不惑佛

或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予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甘則人不能以蘗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

佛以秉彛為世經

予曰佛之所謂世經者聖人所謂秉彛也盡去其秉彛然後為道佛之所謂至教也而秉彛終不可得而去也耳聞目見飲食男女之欲喜怒哀樂之變皆其性之自然今其言曰必盡絕是然後得天真吾多見其喪天真矣學者戒之謹之至於自信然後彼不能亂矣

莫大於道莫妙於神

莫大於道莫妙於神至大至妙宜若難言也聖人語之猶常事爾使學者玩而索之故其味長釋氏之言夸張闕侈將以駭人耳目而動其心意已盡而言未已故其味短

以管窺天

佛氏求道猶以管窺天惟務上見而不燭四旁是以
事至則不能變

石佛有光

明道守官京兆南山有石佛放光於頂上遠近聚觀男
女族集為政者畏其神而莫敢止予使戒其徒曰我
有官守不能往也當取其首來觀之耳自是光遂滅
人亦不復疑也

君子有不忍之心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
本為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為埃虱而生耶一說禽
獸待人而生殺人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
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
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頰中有二句云殺之
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學佛姦黠

要之釋氏之學他只是一箇自私姦黠閉眉合眼林間
上自遠而已

明道葬范淳夫

范淳夫之葬先生為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

之日招在近父老牒以酒食示之其後葬塚者相繼而淳夫墓獨全

乙上二程全昏

學佛者不行佛心

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皆是談慈悲而行若蜂蠆乃望無上菩提吾之未信梁武帝之奉佛可謂篤矣至捨身為寺奴宗廟供麵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佛也哉

墨莊漫錄

文宗明鑒

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傾都奔走皆以為神上聞之曰此塔固由人工所成當時匠者豈亦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異聞總錄

腐草有光

慶曆中開寶寺塔災國家遣人鑿塔基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庭送本寺分士庶瞻仰傳言在內庭時頗有光恠將復建塔余襄公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逮於民几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梁武造長千塔舍利長有光臺城之敗何能致福乞不營造仁宗從之

澠水燕談

石守道

徂徠石守道少以進士登甲科好為古文雖在下位不
忘天下之憂其言以排斥佛老誅貶姦邪為己任慶
曆中天子罷二相進用韓魏富范增置諫官銳意求
治先生喜曰吾官博士雅頌吾職也乃作慶曆聖德
詩五百言以別白邪正太山孫明復見之曰子禍起
矣由是謗論喧然姦人嫉妬相與擠之不幸病卒有
以媾禍中傷大臣者指之起事曰石某詐死北走胡
矣請斷棺以驗朝廷知其誣不葬棺歐陽文忠公哭
以詩沒後妻子流落寒餓魏公分俸置田以給之所
謂大臣乃先生嘗薦於朝者姦人即先生詩所斥者
也元祐中執政薦先生之直詔官其子

解禪偈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館二十餘年
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
無為造物所嗤世以為名言近士大夫多修佛學司
馬溫公患之嘗為解禪偈六篇云忿怒如烈火利慾
如銛鋒終朝長戚々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
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臣
行蠶箔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
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

被萬世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狄仁傑遺言

己上澠水燕談

唐狄梁文獻公臨薨屬其家人曰佛以清淨慈悲為有而愚者乃寫經造像冀以求福女曹勿終身迷惑而不寤也此語不惟知佛亦可謂善學佛矣自韓愈以下凡號斥佛者其見俱未及此

西軒客談

修寺焚僧

太平興國江東有僧詣謁請修天台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命入內高品衛紹欽督其事紹欽日與僧笑語無間及管繕畢乃積薪于庭呼僧從願僧言願見至尊面謝紹欽不許僧大怖泣告紹欽促令登薪火盛僧欲下紹欽遣左右以杖抑按焚之而退

天堂地獄

遜齋閒覽

傅奕與蕭瑀論佛瑀曰地獄正為人設耳張唐卿著唐史焱潜遂曰蒼天之上何人見其有堂黃泉之下何人見其有獄然予觀國史補李肇云天堂無則己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己有則小人入如此則又何必較其有無哉

捫蝨新語

喪葬不得用僧道

喪家命僧道誦經設齋作醮作佛事曰資冥福也出葬
用以導引以何義耶至於饒飯乃□樂也胡俗燕樂
則擊之而可用於喪柩乎世俗無知至用鼓吹作樂
又何忍也開寶三年十月甲午詔開封府禁止士庶
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太平興國六年□
禁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魃頭今犯此禁
者所在皆是也祖宗於移風易俗留意如此惜乎□
□□不能舉行之也

燕翼貽謀錄

儒佛俱悞人

北方之橋施欄楯以防失足而已閩中多雨皆於橋上
覆以屋以庇行人邇二田言有人夜中遇雨趨橋屋
先有一吏携案牘與軍役押數人避屋下枷鎖琅然
知為官府錄囚惧不敢近但畏縮于一隅中一囚孺
哭不止吏叱曰以時知惧何如當日勿作耶囚泣曰
吾為吾師所悞也吾師日講學凡鬼神報應之說皆
斥為佛氏之妄語吾信其言竊以為機械能浚彌縫
能巧則種々惟所欲為可以終身不敗露百年之後
氣反太虛冥々漠々併毀譽不聞何憚而不恣吾意
乎不虞地獄非誣冥王果有始知為其所賣故悔而
自悲也又一囚曰爾之墮落由信儒我則以信佛誤

也佛家之說謂雖造惡業功德即可以消滅雖墮地獄經懺即可以超度吾以為生前焚香布施歿後延僧持誦皆非吾力所不能既有佛法護持則無所不為亦非地府所能治不虞所謂罪福乃論作事之善惡非論捨財之多少金錢虛耗春煮難逃向非恃佛之故又安敢縱恣至此耶語訖長號諸囚亦皆痛哭乃知其非人也夫六經具在不謂無鬼神三歲所談非以歛財賂自儒者沽名佛者漁利其弊遂至此極佛本異教緇徒藉足以謀生是未足為真儒者亦何必乃爾乎

槐西雜志

僧殺人妻留女

行都崇新門外鹿花寺及殿帥楊存中郡王特建以處北地流寓僧一歲元宵側近營婦連夜入寺觀燈有殿司將官妻同一女往觀乃為數僧引入房中置酒盛饌逼令其醉遂留宿於幽室遽殺母而留女不救哀及半年三僧畫出其房窗外乃是野地女因窺窻見一卒在地打草呼近窻下備語前事可急往某寨某將家報知速來取我卒如言往報將官即告楊帥令人告報本寺云來日郡王自齋合寺僧行人力本府自遣厨子排齋至是坐定每二卒擒下一僧

合寺僧行人力盡縛之又令百餘卒破其寺果得此
女見父歸慟遂紉三人王首送所屬依法施行而毀
其寺遂去諸髡

行常雜錄

誨淫之一端

杭州市肆有喪之家命僧為佛事必請親戚婦人觀看
主母則帶養孃隨從養孃首問來請者曰有和尚弄
花鼓棒否請者曰有則養孃爭肯前去花鼓棒者謂
每舉法樂則一僧三四鼓棒在手輪轉拋弄諸婦人
競觀之以為樂亦誨淫之一端也

古杭雜記

子俞子天堂地獄

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獄幽而在下疑其勢之相遠絕
也據某所見大有不同蓋與人說好事一切依本分
眼前便是天堂不必更求之於天上欺□人物色教
倭人公事眼前便是地獄不必更求之於地下為善
即天堂為惡即地獄天堂地獄不在乎他而在乎一
念之間不可有毫髮差

螢雪叢書

唐武宗

唐武宗即位罷朝奮怒曰窮五天下者佛也始去其山
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至會昌五年始
命西京雷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節度觀察胡

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住西京數其餘刺史
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裏行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
開天下寺至於居基耕而刈之凡餘寺四千六百僧
尼筭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至十五萬良人杖附
為使令者倍筭冠之數良田數千頃奴婢日率以百
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寺枋州縣得
以恣新其公宇傳舍後二年宣宗即位詔曰佛尚不
殺而仁且來中國久可助以為治天下率興三寺用
□□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倍其數四五為
著為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

高郢

丙丁龜鑑

大曆二年正月詔郭子儀討周智光斬之二月郭子儀
入朝上禮重子儀常智魚朝恩奏以光所賜莊為章

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衛州進士高郢上書畧曰
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備無寧以百
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又曰古之明王積善以
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民以禳禍今
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
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始上好祠祀未甚重
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不食

輦血與鴻漸等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為
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
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悖
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
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
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中外臣民承流相化
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臣望謹按袁臣元載等用事不使人言上達主聰
又反勸人主奉佛真卿指言其利害高郢歷陳其
禍福觀帝之可與有為而帝終不悟夫人主溺居

九重苟非有假人言則利害是非邪正治亂孰得
而知之有虞之朝治號太和以明目總所致夫子
不語怪力亂神今元載乃蠹人主之心術塗人主
之耳目欲以夷狄之教亂中國經常之理可謂矣
臣之尤者臣故曰亂臣之篡國其禍顯而易知矣
臣之喪國其禍隱而難明

丙丁龜鑑

奸僧熬指

祝枝山前聞載奸僧割婦人乳頭以為煉指之用蓋割
婦人乳頭之皮包于指上復加藥件和牢然後燒之
則內肉了不痛也凡熬指煉項燒臂刺血之類必皆

有術而此事亦可備訊鞫者之一知也

堅瓠集

火葬

唐龍江夢餘錄火葬起於西域慘毒不仁昔人以於炮烙之刑施之僕隸然且不可況於親乎禮於先廟焚尚須三日哭豈有燎灼其親之屍而仁人孝子能乃安於心乎東南為仁義禮樂之區文物之盛甲天下而此風流行莫以為怪不能用夏禮夷是亦士大夫之耻矣近又有燎其親之屍飲酒至醉拾其殘骨投之水謂之水葬有人心者尤不忍聞弘治中郡守曹公鳴岐鳳置義冢於六門之外皆方百餘畝而民狃於故習猶自若也吁可恨哉

天竺僧

永樂初嘗遣使迎天竺真僧來京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曰若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為待譯者而後知且其所謂唵嘛彌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悟耳

開卷一

彭春菴

寄園寄所寄

彭春菴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為

壺殛淫僧

康熙年間吳有書生假寓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甚謹一夕忘鎖生縱步入焉房甚曲折几上有小石磬生戲擊之旁小門忽啓有少婦出見生驚而去生亦倉皇外走適僧挈酒一壺自外入見門未鑰愕然問生遠何所見生曰無有僧怒掣刀向生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敗生泣曰容吾醉後公斷吾頭庶懵然無覺也僧許之生舉杯佯告曰庖中鹽菜乞一莖僧扇戶持刀入厨生急脫布衫塞其壺口酒不泄重十斤許潛身門首伺僧啓戶連擊其首數十下僧悶絕而死問少婦乃謀殺其夫而奪得者遂分僧橐而遣之

見西陵吳恐菴警心錄

曠園雜志

佛經

嘗見士君子見佛經道藏必與手焚香方敢展視及見四書五經林頭散亂篋內紛紛未有盟手焚香呼先聖先賢而後誦讀者何也求福之心勝忘謂先聖先賢之書不若佛經道藏之靈應耳嗟乎今人若肯實體聖賢書行之字、是福勝佛經道藏遠矣

庸言

佛骨

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府迎佛骨至于京師韓愈以

諫逐十五年有弘志之事懿宗咸通十四年迎佛骨于鳳翔諫者以憲宗為戒懿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七月朔十二月送骨還法門寺天子迎死骨入禁中不祥之兆也

言籍

火宅僧

人知有火居道士唐鄭熊番愚雜志廣僧有家者謂之火宅僧近陝西邊郡山中僧人自耕自種俱有室家有人往西陲經溪山中投宿僧寺僧待客甚豐酒肉精腆且奉盤匱者俱年少婦女客驚謝之僧曰不然若無家小大老翁豈容住持以處蓋溪山中恐藏姦宄有妻子則有家累盜賊亦無可容故也

禁用僧道

今俗疾病則用僧道作齋醮喪死則用僧道做道場送葬則用僧道為引導不唯愚民之家雖縉紳士夫無不為之為正人君子所非笑然習俗莫能改矣宋開寶三年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此崇正道厚風俗之大端也又太平興國二年詔禁送葬不得用槨庶人不得用方相麒麟皆良法也

言籍

原焚

甚矣焚尸之酷也其禽獸之不若乎夫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存心也以其有礼也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養者盡其事而無媿之謂爾生有養死有葬所以事也子夏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為禮也人之生世豈惟自求飽煖逸樂而已哉生欲以為養死欲以為禮爾今也生無以為養而又離之死無以為禮而又焚之非惟離之又絕之非惟焚之又棄之可謂人乎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夫能養亦難矣而猶未足為孝然則孝者豈惟能養而已哉必有敬焉既不敬復不養既不養復不葬以何理耶曾子曰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喪祭之禮薄則倍死忘生之人衆矣敝帷不棄為羶馬也敝蓋不棄為羶狗也孔子貧無蓋于其狗死猶與之席聖人之于物亦且致其盡矣父兮鞠我母兮育我而顧生離之至于凍餒而弗之顧以其死也復一舉而焚之撲之湍流微塵漂散示以不返其不及犬馬也遠矣嗟夫焚事夷俗也在昔三代罪至惡逆乃有焚尸所以示凌遲而絕之人類也奈何未代不知其故反狗夷俗舉凌遲惡逆之刑而施其親豈不大可哀耶嘗試語來砭

孕者胎必傷扶生者尸必疾天地之所以使人重其
生也覺昏而夢靈生冥而死神造物之所以使人謹
其也立和表而為神道陳玄輿而設偽物啓塗駁遣
臯嗥而祝糞之勿震勿驚凡所以安神而妥靈者惟
恐其少不至斧棺裂槨過者禘魄是所謂妥靈耶方
其熾焰皮敝盞籊筋骸縮胎至有起而蹲者茲禽獸
亦不忍而孝子順孫時且為之于汝安乎抑嘗稽之
雷公之書炮炙之方一骨一石必曰存性而今熟者
晞薪煇燥橐而鼓之務策其事靡遺餘力父母之一
性果復存乎然而愚者卒惑至自喜其能然曰予之
能事畢矣反控其故則曰佛者教也彼善為祝而善
熾是將生善地也吁一何愚之至以極耶世有尊人
溺者語人曰我善為祝將俾而為水仙而第溺之母
憂而信之乎夫既已離而絕之方且燔不根之故楮
以為薦既已焚而棄之方且作無用之蠶語以為祝
其果信乎生受離絕之苦死受焚棄之酷而顧區區
從事于無有所益之薦祝是之謂放飯流歆而問無
齒決其不情悖誣也明矣曩予歡于秘閣閒談有鄭
民張福詮者貴糶為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死既
而讖曰福詮震死亦備苦矣而又且焚不已甚乎予

以是知焚事之為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歟易曰敦
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夫欲人之歸厚必自
人倫始人倫之切莫若喪祭而顧可為畧耶歲千金
之墜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齊沐而出之猶恐不敬
况于親乎王喬之仙彼固以為天下玉棺是則人情
之不可磨滅者雖天上不廢也且其說曰世尊之死
金棺銀槨其自奉也蓋若此而顧以焚棄之事待世
人乎謂不然矣若曰能遺刑乎則波旬之叫哭文殊
頓足果遺刑乎然則今之為焚事者真禽獸之不若
也孝子順孫蓋亦為之却慮而深思邪雖然流俗之
為之抑有由矣奉佛事則曰無餘資而不葬也溺陰
陽則又曰無善地而不葬也嘻上世無佛地獄何無
末代誦經天堂何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
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而顧佛者何為忠孝既昭三鶴
自戾碑誅雖崇無後可守高緯之父母非不卜宅兆
隋文之墓田非不叶吉而反為殃亦可以理曉矣然
則世之君子盍亦為之觀相而節度之乎設棺槨以
劍之捐墳原以安之使比化者不暴于外追遠者不
失其處而又為之法制以禁其逾期不葬而為佛事
說陰陽者其亦庶乎其可笑矣

內翰洪公邁隨筆云自釋氏火化之說于是死而
焚尸者所在皆然因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飲不
終日肉未及寒而就蒸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
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歿不為無殃既而葬
也焚烟徹于上謂之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
其師居麻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
親暴骨為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
戰多死糜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插褚師定子之墓
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園存即墨掘人冢墓燒
死人奔人望見涕泣怒目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

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為大戮也列子曰楚
之南有炎火之國其親戚死斆其肉而棄之然後
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積薪而
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以上以
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
于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為異至與斆肉者同言之

老子化胡說

路史

德經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

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嘗謂道陽而德陰老氏歸陽叔氏歸陰分道德為二經其義斯

帝在昔未有知此者惟道君皇夫一性之元湛然虛徹

曾何有于生死哉其所以生死者出則為生入則為死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死者亦居其三也而人為死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死者亦居其三也而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者則是一性本生而顧不能靜每以物動而自趣于盡者十又處其三也蓋生者居其一而死者處其二也既已十管其九矣而其一置而不顯者是何邪非出生而入死者邪乃不生而不可死者也是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也佛者之教不出于此矣老子之所以化胡惟此道爾謂之德經事可見矣詳五千文意蓋留猜後人者而韓非以為四肢九竅三生李宿以為

之食神祿与倒食陽于前一陽于為食神後一陽于為倒食互相食伐皆在于十三數以是為所言生死

于術矣然釋氏之無知者輒諱其事又從而誣罔之

固非眦眦尸之意釋氏推過去而老子者不知出此

乃復群起而較其容儀之盛衰與夫出世之先後以

爭之祇見其不能勝爾雖然釋子之無耻豈惟誣老

我羲媧孔顏之聖且弗免也彼腐儒者既莫之能謫

又從而怖之所釋世間號曰伏羲吉祥菩薩下

間號曰女媧摩訶迦葉號曰老子儒童菩薩下

復有清靜法行經云真丹國乃能從化其見侵侮

如葉往為孝子淨光童子往為孔邱又遣月明儒童

如佛故唐杜嗣先有吉祥御宇也釋者遂有我韓論

甚矣其無忌憚也雖然道家者流亦有祀莊王癸巳
之歲一陰之月孝君遣尹真人喜乘月精白象下天
竺於靜飯夫人口中託生佛者嘻事亦善于報復矣
夫天下之事豈有二道老叔之教其初則一弟其立
教各開戶牖以自為異而未遂至于不相涉爾今漂
水縣南七十五里有儒童寺者本孔子祠唐京福二
年遂以為孔子寺以孔子遠楚經吳南唐改曰儒童
寺故予嘗矚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

佛之名

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釋名曰嚳佛也言牽
引佛戾以制馬也故曲礼云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
則勿佛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觀佛制字以一弓
從丙矢豈不佛哉語曰從諫勿佛是輔拂之拂亦作
芻漲義可見矣佛曰吾道佛于人者也人曰彼之道

佛於我者也人固以此而名之佛固以此而自名其
所謂佛如此而已而庸人事佛欲以崇之而不得其
嘉弭則轉其義以從嘉釋曰佛者覺也噫謂佛為覺
亦不知所以覺矣

梁武以佛有悖音始改悖音為倍後始經史循之
非也宋子京既於國炤音義正之

洛魁

洛魁羅利也國在婆利東黑身朱髮獸牙鴈瓜碧眼與
林邑為市必夜至常掩其面畏人之見之也大業
三年常駭使赤土至其國野又夜又也國在北海

鬼之北三面抵海俗狗毛布夏服魚皮冬衣鹿豕不能乘馬北行月餘有所謂夜叉城其人豕豕翹出頭有肉角數寸又蘓都匿亦有夜叉城中有夜叉窟不知深極旁百餘家一年再於窟近設闕祭之或遇窟則烟出觸之輒死因擲尸魄其中博物志言蜀南沈黎高山之中有物似猴高七尺而人行曰獮見婦女輒盜之入穴呼夜叉窟沈黎即今黎嘉漢源也西番部落最切畏之狗國即五代胡矯所至兩面乃三國王頡所至以類種之悉著絕域見乃為異今釋氏所繪以怖流俗者蓋以佛國與之以近常所見余

佛之俗

長守富貴

浮屠之為教所可惡者最惡於以利言也夫人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欲存而惡亡欲安而惡危欲富而惡貧欲佚而惡勞欲壽而惡夭何哉物重故爾聖人忘生不留於物自非聖人未有能免此者是故貧者莫不欲富也而富者更憂其復貧賤者莫不欲貴也而貴者更憂其復賤危者咸欲安也而己安者未嘗不惡其復危生者皆欲壽也而既壽者未嘗不惡其復死欲之既至牢不可解而為佛者乃為姦偽以中其情曰吾能生之安之貴之富之不惟是也而修

吾事者則富弗復貧貴弗復賤而安且壽者弗復病
且死也雖斷無是而世之愚莫不惑而奔之至於截
髮掛缸煉腕釘髀賤身祈嗣棄子禳灾靡所不至而
莫之禦也甚至在上之賢不知孔子所以長守富貴
之道而時且為之然貧與賤病與死卒有時而不得
離則亦不知以彼為非也彼姦偽者度知貧與賤病
與死之不可免則其伎有時而遂敗於是又為不可
勘之說以欺曰西方有極樂世界焉修吾事者死將
得金地以處也雖斷亦無是而愚者信之愈益固則
亦以其無從質也故夫舍衛諸國臣服天竺雪山鷲嶺
驛使常至夜叉落利本乃三國而炮烙地獄正本自
阿育王金剛舍利璫璃碼碯弟如華之產鉄而青獅
白象橐駝孔雀正猶華之畜乘斷刀破械解驪吐火
皆本幻術而剪髮貫耳吹蠡擊鈸俱其習俗本然世
之蠢人曾不之知乃類推而歸之不可致知之神其
淺鄙者又倡而為詭怪之說殊可詆笑按晉宋浮屠
記云臨倪國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肩頭邪母曰莫
邪浮屠身服色黃髮若青絲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
產從左脇出生而有髻能行七步如此而已泊漢哀
時景帝受大月氏使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其所載

者正與老子相出入蓋昔老子西游出關過于天竺
教胡人為浮屠厥後其徒更相推譽流傳而失實爾
諸如法顯道安輩所記天竺等事察可見矣顧豈若
今之詭誕哉或曰子何釋之議惟不視其書則已矣
程子有云佛書直不必觀之必入之矣是則不然不
觀其書以程子一人事也今有道者植植而示曰足
之下寶窖也然後過者捉足莫不徘徊觀夫窖之得
也知其罔者必發掘明告之而後來者不惑懷恐其
入而止之則自亦不明其窖之真無也人滋不信
矣故予為之發其虛窖以諭之則人心庶乎其正矣
堯孔之教立之如登天浮屠之人壞之如燎毛因循
苟且以天下之至大患也庸人之所喜而聖人之所
憂為者也庸惰之徒易以誑惑而况樂因循而且與
其因循安苟且而彼且誨之苟且以其教之所以易
與而不可返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終日乾乾
天行也未聞以因循苟且為之德也障百川回狂亂
君子曷動心焉

陳明卿云只以平常心曉之理指視一番極力排
抵反開發揮矣妙入道理之文足補昌黎未盡篇
內舍衛諸國一改正見睫者不若身歷膝口者

不若目擊

已上路史

民俗火葬

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飲不終日肉尚未寒而就熱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烟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麇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為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園即墨掘人家

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為大僂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斆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以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為異至與斆肉者同言之斆音寡

聖燈

容齋隨筆

廬山天地峯絕高曩殊室利菩薩道場也夜々有聖燈來供之指禪山夜見一燈自淮山飛來須臾變而為

七之變而為四十九又為百千萬億不可說彌山偏
谷已乃聯以相屬有如繡毬者數珠者華蓋者香爐
者一官人號木強詆之曰此妖耳不然則木石光燄
能飛集吾手乃信其神言未脫口一燈飛來左肱上
紅燄赫然而不熱摘取之封真香奩中明日啓視止
木葉一片耳淮山蓋四祖五祖道場亦夜有燈垂塔
前松楸上天池燈湖亦飛渡江供之予叩之友禪人
其說不異

鬼董

汰異

昔孔子作春秋以攘夷狄孟子談仁義以闡揚墨董生
述周孔以黜管商韓愈著原道以排佛老而佛老之
害為尤甚愈之言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然則愈之
功豈孟子下乎世儒支離溺口耳之學昧教化之原
知佛老之害而甘心沈溺其中以清淨為宗以虛無
為本以慈非為教以寂寞為歸棄經常蔑禮法隳政
事敗五等之倫廢四民之業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不
誦讀而仕不婚姻而配傷教化彝典生人之蠹未有
虐於佛老者也世之言者皆以佛老與吾道並立為
三以釋迦老聃與周孔並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民
之初生希夷顓蒙渾噩無思無為聖人者出訓

以彛倫式以禮法威以刑禁甲以命令而後民知嚮
方羲農堯舜之世惡觀所謂釋老者哉而曰並立為
三誣亦甚矣老氏之學昉於周末佛氏之言興乎東
漢周孔之教衰皇王之道熄而後異說售焉氓之蚩
蚩不究其本而倡為三教之說噫斯言也佛老之徒
倡之也仲尼之徒無道佛老之事者然則佛老之教
可遂寢歟曰奚為而不可韓愈之言曰人其火其書
廬其居斯寢之術也周秦以來惑老氏者無如秦皇
漢武惑佛氏者無如梁武秦梁以亡漢以亂斯亦足
鑒矣而庸君暗主甘心為之覆轍相尋亦可哀矣高
皇帝既定天下欲滅佛老之教當時諸臣無傳奕之
深識而襲蕭瑀之庸愚因循苟簡漸以滋蔓周顛仙
張三丰天眼尊者之徒妖荒迂誕怪亂不經成化以
來繼曉李孜省輩恣為幻惑百無一驗伎窮智屈終
膏斧鉞文成五利相繼誅戮斯亦往事之明驗也有
王者作焚其廬火其書人其人習老佛之教者殺無
教如此則異端汰而庶民興矣

世緯

梁武

古者明形弼教刑以止殺乃仁義之交為用也梁武帝
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憚或謀反逆事覺亦

泣而宥之遂使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
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
史稱上汲知其弊弱於慈愛不能禁嗚呼帝於此其
為不慈不愛也甚矣末年叛臣逆子之禍人死如麻
吳會江郢湖所至流丹積白佛戒果安在哉

佛不取金石取於水

餘冬序錄

金石之性堅不可易水性遇冷成冰逢火便熱佛氏不
取金石而取於水謂人有定性者諸法悉皆不成無
此定性一切皆成何其悖也佛氏之教學在定力乃
不取人有定性然則無定性者其能有定力歟他日
論學佛者又在有堅固性有堅固力所謂堅固力則
定力也堅固性與定性何異

婆羅門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太史傳奕
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其子
往擊應手而碎徐鉉仕江南日嘗至飛虹橋馬不進
以問杭僧贊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
惟福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斲之得巨獸骨試之果
然夫二物之為體堅矣而不能有所制亦理之自
然耳物未有一成而不毀者鐵碓鍛金銀百十年不

毀以推皂角則一夕破碎鞭捶馬愈久愈潤以擊犬
隨即折裂人其可不究物理哉有經本州云黔蜀中
多為所食其齒骨極堅以刀斧推鍛鐵皆碎落火亦
不能燒人得之許作佛牙佛骨以莊俚俗然春未聞
畢竟何物可制之也

已上餘冬序錄

擯揲兒法

至正十三年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擯揲
兒法擯揲兒者術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善秘
密法元主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伽璘真為大
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
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

人生能幾何嘗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
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及選宮女一千六
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身被纓
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
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用龍頭笛管
小鼓箏篋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
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官官受秘密戒者
得入餘不得預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秃魯
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
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萱即兀諛猶華

言事之無礙也。君臣宜淫而二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日外聞皇太子既長，滋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從信錄

義塚

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火葬。水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濶地立為義塚。敢有狗習元人焚弃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雙槐歲抄云：太祖嘗與學士臨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徂于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中，於心何忍！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下令：我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釋老惑世蠹民

時崇尚釋老，徒衆日盛。上惡其惑世蠹民，乃令郡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女子非四十以上者不得為尼，著為令。

妖婦唐賽兒

永樂十八年，山東滿臺縣妖婦唐賽兒，平賽兒縣民林三妻，自稱佛母，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帛為人。

馬相戰鬪往來諸州縣煽誘愚民奸人董彥杲等率
衆從之據益都却石棚寨為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
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鳳等陷沒事聞遣人馳驛
招撫之董彥杲之衆以紅白旗為號劫掠莒州千戶
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上勅安遠侯柳升分
兵勦之至益都圍之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力盡旦
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
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
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賽兒等遁去時賊黨賓
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旗縣丞馬為集民夫八百餘人
死拒賊憤恚益帥莒州即墨萬衆併力來攻都指揮
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進城中
人亦鼓譟夾擊賓鴻敗走殺賊六千餘人時城中已
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于賊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
怒其不待已猝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
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
東之賊悉平於是陞張旗山東左參政馬為左參議
衛青陞都指揮使王真陞都指揮僉事

曹端

曹端字正夫河南滎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

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
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夜行燭
等書座下足兩磚處皆穿專靜之功居多其事父母
孝志愉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
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
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闕端言聖賢之
道卽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
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為道
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在霍庠十餘年士
子皆服從其教郡人亦皆薰染而化方岳重職不敢
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
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草願留之蒲
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于霍一
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感人如此

明宣宗黜佛道

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聖壽者宣宗斥之既罷朝
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及
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
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
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

妖人李子龍

李子龍本山西僧□□得權年三十餘踪跡詭異人物
俊秀無鬚類小宦監嘗旅遊陝西狎遇一道士妄傳
讖語遂蓄髮改名所至誑惑迤里入京黃緣潛住內
侍韋舍外宅舍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時
混雜宦侍入內或登萬歲內殿中憩息御牀上而莫
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臣侍不得志者皆拜禮為佛
有非分之冀刺事旗校知之竄三人於其中亦以投
禮為名漸聞約束以八月某日往真定府舉事即白
于太監黃賜、奏請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笏冠
等器舍及子龍皆伏誅

林俊毀淫祠

記者稱滇俗崇釋信思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
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林俊按鶴慶命焚
之父老言犯之者能致雹損稼俊與約積薪俟之果
雹即止無他驗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毀邊
方諸淫祠三百六十區

夏言燬佛像

禁中佛堂釋殿累朝未有之至正德中近習張銳張雄
錢寧等導武宗崇佛創梵宇引番僧出入禁中至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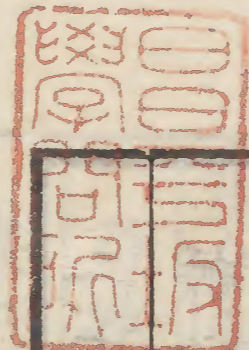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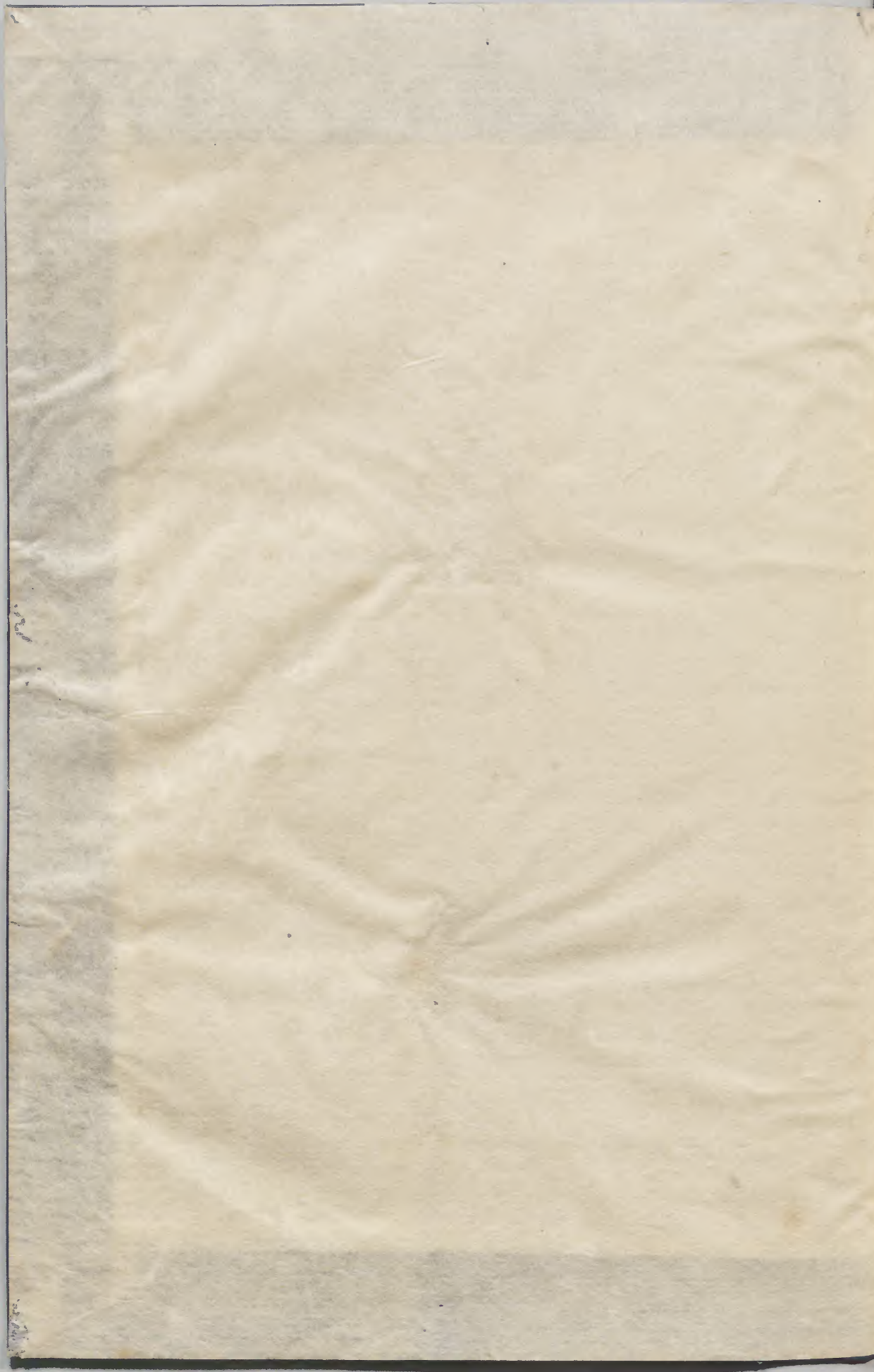
靖中始議除去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季時禮部尚
書夏言入看太善殿內有金銀鑄像夷鬼淫褻之狀
鉅細不下千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為佛骨佛頭佛
牙之類枯朽推裂奇離俛俱亦計不下千百片言請
付之于火以滅其迹其金銀銅像亦併令燬銷實千
古稱快

金峰

張金峯初遊陝西朝邑縣以藥餌符水惑衆縣官逐之
乃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釋迦佛出世其徒行
安行興等各有名號裂布帛為旗祭以嬰狹刻日為

二十四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啖以狂藥令自起拜
舞欲歸則呪虎當路不能去有雷柏川者不肯飲藥
乘夜逃歸亦不敢首官時行道負薪炭者多被逼脅
不從則見殺或支解之懸于樹守臣調兵捕之金峰
與行興等拒捕死守臣以聞刑部言行安等五人在
獄罪應凌遲處死

已上從信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